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程恩富 朱炳元

【内容提要】恩格斯早年写下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天才著作，推动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书信不断交换意见，共同探讨政治经济学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步形成，并且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恩格斯撰写的《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重要著作，进一步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了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内涵，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世纪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恩格斯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初步揭示了自由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内在联系，概括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 《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者简介：程恩富（1950-），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席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北京 100732）；朱炳元（1950-），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 215123）。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恩格斯写下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光辉著作，完成了《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列宁说：“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①

一、恩格斯早年发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理论贡献

在曼彻斯特经商期间，恩格斯认真调查研究了经济发达的英国社会和工人阶级的状况，研究了英国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文献，亲身参加了英国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在和工人阶级接触了解的过程中，恩格斯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比马克思还早。早在1842年年底，恩格斯遵从父命到英国曼彻斯特经商以后，就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认为，要弄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争的经济基础，了解雇佣劳动同资本的对立关系，必须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深入考察工人阶级状况、完成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转变的同时，就着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在1844年春天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①。《大纲》是恩格斯在英国逗留期间直接体验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初次接触经济学的基础上写成的，是他这一时期研究英国社会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的总结。在《大纲》中，恩格斯第一次全面阐明了自己的经济观点。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大纲》评价很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赞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②。《大纲》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大纲》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深刻的理论分析，极大地激发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和热情，推动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除了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赞《大纲》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天才大纲”以外，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引用这一著作中的观点^③。马克思甚至还写信给恩格斯说：“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④ 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一方面是指他将学习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指他学习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由此可见，恩格斯的《大纲》，对马克思以后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大纲》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思想成为马克思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政治经济学早期著作中，就曾经大量涉及恩格斯《大纲》的一些基本思想、基本范畴和基本观点，马克思经常引用《大纲》的简明观点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巴黎笔记》中的许多批注在字面上与恩格斯的论述十分接近甚至完全相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他的这部著作利用了一位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这位德国社会主义者就是恩格斯^⑤。这充分说明恩格斯的《大纲》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推动和影响。《大纲》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向，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的范畴和概念。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是在恩格斯《大纲》中已经奠定的基础出发，进一步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最后才建立起《资本论》这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伟大厦的。列宁说：“恩格斯就在马克思和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上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⑥

当然，用后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衡量，《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还不是一本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它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甚至包含着一些错误的论点。例如，在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上，恩格斯认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① 恩格斯的这篇论著在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被翻译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上被翻译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177、191页的注释。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10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⑥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说法，恰恰都只是抽象的非实在的东西。”^① 这就是说，由劳动决定的价值是抽象的价值，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与此相联系，恩格斯还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价值概念的实际运用就会越来越限于决定生产，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②。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是商品经济的特有范畴，无论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理论体现，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认为价值在私有制和竞争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的看法，是和后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相违背的。至于认为价值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发挥作用的看法，更是错误的。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已经消亡，从而价值范畴也就不再存在。用后来的观点来衡量，不仅仅在价值论方面，其他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正因为存在着以上问题，所以在1871年4月李卜克内西准备在《人民国家报》上重新刊登这篇文章时，恩格斯极力反对。他不仅自己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而且还请马克思也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请求。恩格斯说：“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③ 在恩格斯眼里，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它“现在只具有历史价值，因而已经不适用于实际宣传”^④。1884年6月，当旅居伦敦的俄国女革命家叶甫盖尼亚·帕普利茨准备翻译《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恩格斯仍然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⑤ 尽管存在不足，但是，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历史文献，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

二、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创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把研究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同恩格斯的交往，是促使马克思下决心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伦敦作为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典型城市，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行规律的理想之地；大英博物馆收藏着政治经济学的丰富资料，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有这些，都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恩格斯自始至终地参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尤其是《资本论》的诞生，浸透着恩格斯的大量智慧和心血。

1. 与马克思共同探讨政治经济学问题

在理论研究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书信不断交换意见，共同探讨政治经济学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关于地租问题，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李嘉图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历史现实相矛盾，因为这个理论忽视了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0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0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2页。

高。恩格斯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并且强调，早在1844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就用科学的耕作法批驳过土地肥力递减论完全忽视了农业的进步，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关于货币流通问题，马克思认为，货币流通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恩格斯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①，但是又在具体细节和说明方式上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关于企业活动，马克思要了解这方面的具体细节，以便获得能够解释理论问题的实际材料。因此他常常向“实践家”恩格斯请教，恩格斯每次都给予满意的答复。关于资本的周转问题，马克思写信问恩格斯：资本周转在不同企业有何差别？对利润和价格有什么影响？机器设备更新一次需要多少时间？恩格斯回信说，一般说来，设备更新的时间大体上是13年，如果机器的主要部分没有被新的发明所代替，那么只需要更换被磨损的部分就可以了。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物质磨损和精神磨损问题^②。关于危机问题，马克思要了解危机发生的情况，恩格斯对危机的形式、发展程度和爆发时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了危机发生的新特点，介绍了一些国家市场和交易所的情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1卷的出版方面，恩格斯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1844年秋天，当恩格斯了解到马克思为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收集了大量材料以后，就写信催促他说：“这个事情确实拖了很久……你打算出版的两卷六十印张的书同出版商交涉得怎样？”^③要求马克思设法尽快把他所收集的材料发表出来，而且还强调，早就应该是这样做的时候了。当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以后，恩格斯一再要求马克思把写作第2分册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劝告他不要为了过分严谨而耽误科学著作的问世，这是关系党在公众中威望的重大问题。1867年4月初，马克思把《资本论》第1卷全部整理完毕，恩格斯异常欣喜，高兴得欢呼起来。他充分认识到，《资本论》的出版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科学上取得的伟大胜利，必然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同时，也能够为自己的战友展现令人鼓舞的光辉前景。在《资本论》第1卷的排印过程中，马克思不断给恩格斯寄去清样，请恩格斯提出修改意见。他说：“请把你的要求、批评、问题等等都写到清样上。这对我非常重要。”^④恩格斯极其认真负责地校对和阅读清样，对马克思在科学上的成就赞赏不已。恩格斯认为，《资本论》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比较起来，在辩证发展的明确性上前进了一大步。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等章节，就叙述和内容来说都十分精彩，“理论部分很出色，剥夺的历史过程的叙述也很出色”^⑤。在这部严谨的科学著作面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找不到一个他们可以突破的弱点。对于恩格斯的赞扬，马克思非常高兴，他对恩格斯说：“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示的满意对我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⑥

在《资本论》第1卷的结构、内容和表达方式方面，恩格斯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他在仔细阅读完将近36个印张的书稿以后，认为尽管内容非常出色，但是在结构上还存在问题。这部篇幅达到50印张的巨著，第一版时只分为6章，不便于读者了解和掌握著作所包含的内容和思路，他直截了当地写信给马克思说：“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二百页，才只分四个部分，这四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加空排印的，很难找到。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所说明之点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结，以致经常从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这使人非常疲倦，在没有密切注意的情况下，甚至会使人感到混乱。在这里题目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9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25-1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15页。

得更细一些，主要部分更强调一些是绝对合适的，在准备英文版时这一点一定要做到。”^① 马克思非常重视恩格斯的意见，在准备《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1872年出版）时，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他考虑了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出的意见，在德文第2版和以后的各种版本中，不再分为6章，而是分为7篇25章^②。还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专门写了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并且把附录的提纲抄寄给恩格斯。

此外，恩格斯在与马克思的共同研究中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他“高度评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和创造性应用”^③，认为“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④。

2. 《反杜林论》的理论批判与创新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为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错误观点而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通过批判杜林的错误观点，系统而新颖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马克思十分支持和赞同恩格斯撰写的《反杜林论》，还亲自撰写了有关政治经济学学说史的部分。

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表述，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⑤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人们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不加区别地进行笼统的研究，“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⑥。所以，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所涉及的材料和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和不断变化的，它首先应该研究的是各个不同国家和不同阶段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展和变化的特殊规律，只有在对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进行具体的研究以后，才能进一步发现和归纳适合于一切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和普遍规律。因此，政治经济学可以划分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两大体系。依恩格斯之见，广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个时期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有待创造；而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是特定的国家和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则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中产生了。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⑦

关于价值理论，恩格斯认为杜林用的所谓价值理论是混乱的和矛盾百出的东西，他根本不懂内容和形式的区别，从而也不懂价格和价值的区别，把价格的变化和价值本身的变化混为一谈，把同一个商品的不同价格，理解为同一个商品的不同价值。所以，在价值决定的问题上，他竟然会提出五种完全不同的、相互矛盾的价值概念。恩格斯认为，关于商品价值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资本论》一开始就研究商品及其使用价值和价值两因素，强调商品的价值是由人类的抽象劳动形成的。在弄清楚了价值的源泉问题以后，继续进一步探讨商品价值量及其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恩格斯始终从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24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607页。

③ 李建平：《马克思和黑格尔：历史、理论和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创刊号。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9页。

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强调简单劳动是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基础;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在同一时间内,能够比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客观现实,所以,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的理论,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并且强调指出:“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①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分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指出了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以后,通过对劳动力的使用而生产出来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排除了任何暴力、任何欺骗,是纯粹用经济学的方法,解决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这个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受剥削和受压迫的经济根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②

3.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开拓

马克思曾写下《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但没有时间撰写研究专著,而恩格斯执行马克思的遗嘱,参考马克思的《摘要》,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这部杰作中,恩格斯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氏族社会的内部结构、基本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了原始社会产生、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以及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国家必然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和共产主义必然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历史趋势,这既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学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

第一,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第一次运用人类古代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创造性地提出和阐述了“两种生产”的理论。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的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③“两种生产”理论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和创造性的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自身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对社会的支配作用就越来越小,而各种新的社会因素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就越来越大。恩格斯认为,在原始社会,血族关系之所以对社会制度起到支配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造成的。无论是在早先原始社会,还是在后来的阶级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都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科学地阐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家庭的发展演变过程。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到分析家庭的起源问题上。他认为,家庭的存在、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别是会受到由一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在原始社会，家庭发展的每一种具体的形式都和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而且每一种家庭形式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动力都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从原始杂乱性交到血缘家庭这种人类社会第一种家庭形式过渡的主要动因，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家庭就是为适应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变化的需要而产生的。恩格斯依次考察了从血缘家庭到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的形成和变迁过程，强调这些家庭形式的形成和变迁无一例外都是由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导致的结果。不仅如此，包括家庭的形式、性质、职能、发展趋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伦理观念的产生，归根到底也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

第三，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过程及其消亡的历史趋势。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公社所有制曾经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很长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次分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和商业与其他产业分离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生，使私有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原始公有制被摧毁，奴隶社会就产生了。恩格斯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为了不使整个社会在阶级与阶级的斗争中被毁灭，就需要一个既是从社会中产生的、又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冲突，这样国家就产生了。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会把国家及其国家机器放到历史博物馆去。

三、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在完成了《资本论》初稿以后，于1866年开始对第1卷进行加工修改，并于1867年9月在恩格斯等人的催促下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但是，《资本论》其他各卷的编辑出版工作，马克思在生前没有来得及完成。马克思1883年去世以后，编辑出版《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工作，就落在了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身上。恩格斯在1885年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中谦虚地写道：“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①但是在实际上，《资本论》的第2卷和第3卷的成功编辑出版正是由恩格斯完成的，恩格斯不仅完成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编辑出版，而且加入了大量的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列宁说：“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②

由恩格斯来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续卷，是马克思生前的遗愿。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中说：“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我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我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接受了这种委托。”^③根据当时的情况，恩格斯是唯一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合适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5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页。

人选。首先，恩格斯对《资本论》的思路、内容、观点非常熟悉。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经常和恩格斯讨论和交流，许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难题，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商定的。其次，编辑《资本论》这样的巨著，需要高度的学术素养，需要通晓各方面专业的知识，恩格斯具有渊博的知识，是大家公认的“百科全书”。再次，《资本论》手稿字迹潦草，有的时候连马克思本人也不一定能够认得出来。恩格斯说：“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辨认这种字迹、这些缩写的字以及整个缩写的句子。”^①最后，恩格斯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恩格斯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人格高尚，在很多领域都有自己的建树，当时正在进行《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恩格斯之所以要写这部著作，因为他认为，《资本论》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辩证法》则试图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展现在人们面前。恩格斯不是把编辑出版《资本论》作为自己的一个负担和牺牲，而是为了完成马克思的遗愿，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恩格斯摆脱了其他事务，专心致志地做好《资本论》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他曾经对朋友说过：“你知道，在完成这一工作（指编辑出版《资本论》——引者注）以前，我不得不把其余的事情全部搁下来。它甚至影响到我的通信，至于写文章就更谈不上了。”^②他一再表示：“我简直不允许、坚决不允许再有任何间断了。”^③恩格斯晚年身体状况也不好，医生建议减少工作量，适当做一些旅游等活动，以恢复体力，但是恩格斯多次强调：“我不能去……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④

《资本论》第2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内容包括资本的循环、资本的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三部分内容。恩格斯以十分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非常严谨的工作作风对待《资本论》第2卷的编辑整理工作。“从发现手稿到正式出书，他对文稿至少作了五次整理和修改（自己誊清和向秘书口授；口授后检查对照；选择和编排付印文稿；看清样；准备第二版）。”^⑤正是经过恩格斯的辛勤劳动，《资本论》第2卷于1885年7月正式出版，这是一部文字流畅、逻辑严谨、内容丰富的科学著作。

《资本论》第2卷一出版，恩格斯立即开始编辑《资本论》第3卷的工作。《资本论》第3卷是资本一般的完成部分，它揭示的是资本运动过程在各个不同的阶段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形式。在《资本论》第3卷中，需要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农业资本、地租等的本质及其具体形态。《资本论》第3卷只有一个极不完整的初稿，而且“越往下，文稿就越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表达的思想是按照形成时的原样写下来的而越冗长，越复杂”^⑥。但是恩格斯非常喜欢从事这一工作，因为“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好像他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⑦。在编辑手稿时，恩格斯遵循下列原则：尽可能保持原稿的样子；就是碰到重复的地方，只要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相同的问题，也保留原来的样子；有必要作出改动和增补的地方，就对所作的改动和增补的内容用四角括号括起来，并且附属上恩格斯姓名的缩写。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57页。

⑤ 萧灼基：《恩格斯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8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57页。

为了忠实地表述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的基本思想，恩格斯把马克思手稿的7章扩张为7篇，在篇下设章。划分章的标准以内容而定，全书分为篇、章、节的结构层次。大部分章的标题是恩格斯确定的。关于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恩格斯说：“主要的手稿只有大大压缩才能使用。”^①这份手稿一开始全是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数学计算。而恩格斯认为，按照顺序首先应当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他根据手稿中的某些笔记和论点编辑成了第一章，并且命名为“成本和利润”。为了使原文连贯，他加进了自己的话语和段落。例如，“第四章只有一个标题。但是，因为这一章研究的问题即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极为重要，所以由我亲自执笔写成，因而全章的正文都放在括号内”^②。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这三篇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主要的手稿编入第三卷。对于这三篇，恩格斯指出：“除了文字上的修订，我几乎可以完全按照原来的手稿进行编辑。”^③研究地租的第六篇马克思的原稿也写得比较完整。不过，在编辑研究生息资本的第五篇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第五篇“讨论的也是整个这一册最复杂的问题。正当马克思写这一篇时，上面提到的重病又突然发作了。因此，这一篇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按照其轮廓来加以充实的纲要，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④。恩格斯对手稿进行了分类、改编，还分别为各章加上了题目。有一些内容，是恩格斯把马克思手稿中的摘录和注释提升为正文的；有一些地方，恩格斯加上了一些必要的连接；在有的地方，恩格斯插入了自己的论述，并且标出了自己姓名的缩写。恩格斯把看起来并不连贯的各个部分的内容连接起来，形成了一篇比较完整的内容。这样恩格斯就在1893年的春天完成了这一篇的主要工作。经过恩格斯的精心编辑，《资本论》第3卷成为论述相对完整、结构基本合理、内容丰富深刻的理论篇章。

恩格斯起初认为，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3卷，大约用一年甚至几个月时间就可以了，但是在整理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比原来设想的多得多。后来，他不是用了一年，而是用了大约十年，才完成《资本论》第3卷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对这一工作，恩格斯总是念念不忘：“我又在全力以赴地整理第3卷。我现在正着手最困难的部分，即关于货币资本、银行、信贷等最后几章（大致是6—8章），我要一气呵成，不能有丝毫间断，要重新翻阅文献，一句话，要仔细推敲全部材料，以便使原稿的绝大部分最终都能保持原来面目，但同时又完全能担保没有犯直接或间接的错误。”^⑤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续卷，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也是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伟大贡献。

同时，恩格斯梳理编辑《资本论》的过程，也是他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恩格斯越进行深入研究，越觉得《资本论》博大精深。“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⑥恩格斯认为这是一部在理论上无与伦比的伟大著作，将对整个经济学学科的变革、将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我正在搞第三册。它是卓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的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19-52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56-457页。

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地发动起来。只要书一出来，党内的庸人习气也会再次受到久久不会忘记的打击。”^① 在口授第3卷的过程中，恩格斯越来越为《资本论》第3卷的理论深度和逻辑威力所折服。“第三卷则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② 在第3卷的手稿基本上已经口授和誊写清楚以后，工作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进行定稿。这时，恩格斯又说：“书是光彩夺目的，它将给人以雷鸣电闪般的印象。”^③

四、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去世以后，资本主义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马克思在世时没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恩格斯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的这一新变化，在吸收别人研究成果的同时，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编辑《资本论》第2卷、第3卷和晚年通信等著作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大发展。

1. 指出垄断产生的必然性

恩格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趋势是：“要把全部生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④ 大工业使产品增加的速度空前加快，但是，市场却没有随着产品的增长而增长，而且还在不断地萎缩；产品的无限增长和消费的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危机即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就出现了。“总之，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⑤ 恩格斯在分析交易所的新作用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形式，这种形式在早期和产业革命前后由个别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来体现，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这种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逐步让位于交易所、股份公司和托拉斯、卡特尔等这种由社会化形式组织起来的企业。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要求资本的所有者不断改变资本的组织形式。到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无论在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在危机时期，都把大量的生产资料集中到股份公司中来。这样，“托拉斯”就应运而生。恩格斯指出，垄断的产生还是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消费的相对缩小之间的固有矛盾。因为卡特尔和托拉斯这些垄断组织的具体形式，仍然没有改变它所固有的资本属性，但是，恩格斯从这些新的组织形式中看到了新社会的曙光，他满怀激情地写道：“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⑥

2. 分析金融资本和金融危机

在恩格斯晚年，金融和金融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金融资本也已经产生了。恩格斯对此给予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62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28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6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7页。

极大的关注，并且对金融资本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研究。他认为：“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加之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种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① 恩格斯认为，金融的力量和生产的力量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是生产的运动，它当然有自己的固有方式和规律；另一方面是金融的力量，它也有自己运行的方式和发展规律。总的说来，生产力的发展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会受到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金融的反作用。“正如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② 金融资本和金融业一旦同生产相分离，就有了自己特有的运动方式和发展规律。当金融贸易发展到证券贸易以后，金融就不仅受到生产的支配，而且反过来也会对生产起支配作用。在证券市场中，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性质，它们的经营既要满足生产者的利益，又要满足股东的利益。因此，金融对生产的反作用变得更加厉害和复杂了。这时，生产的发展规律和金融的发展规律时而相对独立、时而相互影响、互为条件。金融不仅有独立的运动，而且还有独立的危机。不仅经济危机带来金融危机，而且金融危机也会引起经济危机。“现在，这一点至少对我们来说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下述情况的的确是事实：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③ 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要求他不要仅仅关注苏黎世这样的“第三等的金融和投机市场”，而必须注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城市金融市场“第一手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在这些典型的金融市场上，可以看到金融对生产的巨大的反作用，从而找到金融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3. 揭露垄断资本家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恩格斯指出：“随着这种积累的增长，食利者的人数也增加了。这种人对营业上经常出现的紧张已感到厌烦，只想悠闲自在，或者只揽一点公司董事或监事之类的闲差事。”^④ 在《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中，恩格斯认为，只要资产阶级还执行着发展生产力和打破一切阻碍这一体系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障碍这种职能，那么它就是一个必要的阶级。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些大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实际上没有别的工作，只有把半年一期的息票兑换成现款罢了。资本家的社会职能在这里已经转移给领工资的职员了，但是资本家还是继续以股息的形式，把这些社会职能的报酬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已经不执行那些职能了。”^⑤ 资本家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从大企业中“引退”了。由于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就成了一个“多余”的阶级，只能到赌场“赌个痛快”^⑥。“这种引退了的握有股票的资本家的存在，确实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十足的祸害。”^⑦ 恩格斯认为，在这种大公司中，工人、公司中的雇员不仅能够承担这样的管理工作，而且能够做得更好。因此，恩格斯向这种寄生的食利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走开！给工人阶级来干的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03-5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03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2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16-31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1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17页。

会吧!”^①

恩格斯还敏锐地发现了英国资产阶级由于在世界市场上所处的垄断地位,从而能够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并用经济收买手段腐蚀和瓦解工人运动。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地政策的想法如何?……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②由此可见,恩格斯在19世纪末就已经针对英国的经济状况揭露了垄断资本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已经看到了垄断利润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

4. 论述殖民地和世界革命

19世纪末,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新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资本输出具有了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占领瓜分殖民地的浪潮。殖民地已经成为“纯粹是交易所的附属物。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③。这一切促使恩格斯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一新情况和新问题。恩格斯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造诣,他认为,列强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必然会形成军事冲突,世界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具体描述了未来世界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④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充分证明了恩格斯预见的准确性。恩格斯同时还指出,列强之间的战争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条件,即“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⑤。后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恩格斯预言的无比正确和英明。

参考文献:

- [1] 陈林:《恩格斯传》,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年。
- [2] 孟氧:《恩格斯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 [3] 张雷声:《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 [4] 李建平:《马克思和黑格尔:历史、理论和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创刊号。
- [5] 萧灼基:《恩格斯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编辑:张建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53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0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01-402页。